

歷史與空間

# 千年古村同睦坑

●肖中良

印象中，「鍾雷藍」是閩城少數民族畚族的代表姓氏。十幾年接觸文史文化工作的職業秉性，好奇心使然，一進同睦村，就迫不及待想探詢此說。果然不虛此行，顛覆了一些印象。

千年古寨，大唐鍾氏，客家祖姓，於村口的古宗祠「展睦堂」先入為主，赫然已寫滿了漢民族文化的道統正宗，「忠孝節義」、「禮義廉恥」早已滲透了一脈頹川鍾氏的血脈筋骨。

有正史承載三千多年的中華文明，風起雲湧，浩浩蕩蕩，由北而南，一路逶迤。從黃河文明到長江文明，逾越了千年，莽原荒僻的閩西，到了唐朝，文明才霞光初露。之前，我讀唐代以前的詩文，就覺得有一種奇怪現象：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韓愈、王維等文化大家，為何一併都是北方漢子，鮮見江浙閩粵精緻的南方人。原來，那時的南方大都還處於蠱蛇出沒，瘴煙迷漫，混沌荒蠻之境。再越幾百年的大宋王朝，南方文人墨客則群星璀璨了，王安石、歐陽修、蘇軾、陸游、曾鞏等出盡了風流，但大都僅集中出現在江西贛江兩岸的豫章大地，武夷山脈一隔之東的福建山區，名盛者僅千岩老人謝德藻、柳永、朱熹、蔡襄寥寥。毫無疑問，江右往南的文明成熟期當在北宋朝之後，客家文化的成熟期應該是南宋再後。這樣看來，在唐朝的汀州已是衣冠望族的姓氏，當屬鳳毛麟角，鶴立雞群。

令人驚嘆，同睦坑鍾氏，適時已然捷足先登。理所當然，閩西的文明歷史開鑿亦隨盛唐而開啟。翻開同睦坑的歷史，愕然方知，在莽莽大山深處，名不見經傳的頹川鍾氏，竟然與千餘年汀州的文明，幾欲同步出發，攜手一路前行。這是此行的許多作家始料不及的。大家不能不把眼睛睜大，對眼前這個與閩西當下許多接近荒廢的偏僻山村毫無兩致的小村寨，刮目相看。

同睦村，是一本塵封千年的厚重的山村家族發展的史書。這本奇書耐人尋味，相當值得社會學家、文史工作者、客家文化研究者、民族文化探尋者仔細嚼讀，當會有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發現

新啟迪。

虎踞龍盤在武夷山脈餘脈西南處的鍾朝陵墓，一派壯觀森嚴，氣勢恢宏，不愧為唐朝開基、淵源久遠的名陵古墓，一睹氣度不凡的風水寶地。在我看來，它與一般陵墓最為不同的是，碑前墓台赫然雕刻了四個大字「忠孝節義」。這既是這支鍾氏家族的文化記憶，更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觀。

翻開同睦坑鍾氏鮮活的傳說，有幾段故事感人至深。唐末動盪不安的時局，鍾全慕為了大唐江山的安定延續，受唐皇昭宗的旨令，隨閩王王審知，自中原渡江南下閩邦，一路征戰，勇武頑強，掃除蠻王賊寇，後又統領三軍，渡海進駐琉球諸島（台灣）。這一切凸顯了一個大寫的「忠」。

繼任汀州刺史的鍾錚，面對閩王王審知的兩個兒子爭權奪國，內亂講講，痛心疾首，毅然辭官致仕，不戀權位，安置奴僕，攜領家眷，隱居深山。此舉不可謂不「節」。

當要告別汀州府城，鍾錚想到的第一件大事是，將祖母馬氏太婆骸骨安置定當，深埋於「白石村」鍾氏府第之內堂。上賢下孝，近千年之後，外遷上杭的清末浙江福建水師提督鍾寶三，外遷廣東興寧的國民黨中將兵團司令鍾彬等裔孫名輩，分別再度返回祖籍地高規格重修馬氏太婆墓、理政公陵墓以及修建奉祀鍾全慕的「展睦堂」。鍾氏一門所作所為，譜寫了一曲曲敬宗「孝」祖之歌。

「三將公王」的來歷，更是充滿了傳奇與俠義。一生追隨鍾全慕南征北戰，忠心耿耿，最後為國捐軀的不知名只知姓的陳、雲、傅三公，成了鍾姓宗族的家神。鍾全慕開始，歷代子孫興建祠廟，雕塑神像，以慰三公之陰靈。此乃罕見的感恩情結大「義」。站在低矮簡陋的「三將公王廟」前，我感慨頗深：廟不在大，有義則靈。未知何地何人的陳、雲、傅三公，一千多年來，接受無數鍾氏族人的頂禮膜拜，彰顯了這個家族無



●鍾氏古宗祠「展睦堂」。 作者供圖

比的「重情重義」。如此家族不與旺發達亦難矣。聽到這故事，我和同行的幾位作家不禁唏噓動容，肅然進廟，也在「三王」神像前作揖禮拜。

令人稱奇的另一文物是：隔壁還有一個關帝廟，這裏原本威武的關羽神像手裏不提大刀，竟然捧着一本厚厚的書。到了這同睦村，名揚天下的「忠義」戰神，也溫柔起來，平添了幾分書生意氣，更有菩提佛系之禪味。「忠孝節義」四個大字，已經淋漓盡致詮釋了這支鍾姓的血型基因。

至此，中華傳統文化在鍾氏家族已浸染骨髓，頓覺，這是一族毫無雜質的客家漢民族群體。

誠然，作為漢民族分支的客家民系近千年的形成發展歷史，與同閩粵贛邊山區生活的畚族，肯定有着廣泛的千絲萬縷的文化交融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其中「盤鍾雷藍」諸姓，因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等諸多因素，或許又與畚族走得特別親近，於是，有些地區的「盤鍾雷藍」成為畚族，也就順理成章了。畚族有自己的語言——畚語，非常接近於客家語，就是明證。特定的時代，文化會超越血緣。同睦坑鍾氏的淵源發展，更見證了閩西客家地區的民族融合發展與精誠團結的歷史風貌。

小小同睦坑，大大文化博物館。她是中華傳統文化不可多得的鄉村載體，是客家文化形成的一條歷史小河，也是畚漢兩族融合的活體標本。

回望同睦坑，我彷彿看見一艘「客家」號的輪船，滿載「忠孝節義」四個大字，沿着浩瀚的汀江，從唐朝出發，向着現代駛來。

## 豆棚閒話

●青絲

# 桃花依舊笑春風

《太平廣記》記述唐代詩人崔護的名作《題都城南莊》：「去年今日此門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紅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」其創作背景為崔護赴京趕考，春日到長安南郊遊玩，口渴前往村居求飲水。一窈窕少女接待完訪客，倚身在桃花樹下，兩人顧盼之間，互有屬意。

心心念念的崔護第二年再往，只見門庭如舊，卻不見伊人芳蹤，惆悵之餘，遂作詩詠嘆有情人無法再遇的嗟傷。這首詩之所以千古傳誦，膾炙人口，是在情境塑造上渲染出了男女兩情相悅的質感，令讀者猶如身處其境，不知不覺與詩中人物產生共情。若是以現代眼光解讀，也很有趣。

耶魯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羅伯特斯坦伯格有一個愛情三角論，把「激情」排在愛情三要素的首位，其次是「親密」和「承諾」。人的浪漫激情就像一隻假寐的貓咪，隨時可被喚醒。異性間偶然的一個眼神動作，心靈上的一時投契感覺，都能引發吸引。但是，人最強烈的情緒反應並不是在實現結果後，而是追尋過程中的渴望和期盼心理。就像《詩經》裏所說：「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」崔護也是在好景成空、原慾受阻的情況下，把這段無果的愛情昇華至文學藝術，成為人性之美的一部分。

換句話說，崔護若是得償所願，與南莊少女終成眷屬，激情來得快消退也快，這段感情未必就能與時

光相伴而行。畢竟幸福不是一種得到了即可永恒擁有的狀態，還需要親密——思想和感情上相互感染，以及承諾——理性與意志上的抉擇，才能避免迅速陷入厭倦期，形成細水長流的溫情。這樣解讀也許不夠浪漫，會讓人失去讀詩的樂趣，卻能打消一見鍾情就是幸福最強的完美搭配的不實幻想。

還有一個相似的歷史故事：唐大和末年，時任宣州幕僚小吏的杜牧途經湖州，刺史崔元亮在船上設宴款待他。杜牧少有詩名，人又長得英俊，很多當地人簇擁在岸邊看熱鬧。人群中有個老太太帶了一個十餘歲的少女，明眸皓齒，丹唇娥眉，十足的美人胎子。杜牧請二人到船上一敘，老太太和少女都害怕，不敢上來。杜牧讓人帶話，請少女務必等他十年，十年後他若不為此郡長官，她可另從他人。

唐大中三年，杜牧主動請求外放湖州刺史獲准，此時已離當初立約十四年。他到任後打聽，少女已嫁人三年，生了兩個孩子，遂作詩寄恨：「自恨尋芳到已遲，往年曾見未開時。如今風擺花狼藉，綠葉成陰子滿枝。」

千百年來，不論雅俗之人，其實都是感官的奴隸，因為愛美是人性之本能。區別在於，崔護、杜牧這些活在形而上層面的詩人，把這樣的情感體驗視為一段生命的哲學實踐，且通過詩句構建還原出當時的情境氛圍，以悲愁的藝術反照感染讀者，獲得了廣泛的心靈共鳴。

## 詩情畫意



趙素仲作品

菩提路上

弘一大師的足跡



五十二

春風化雨育英才

1913年，李叔同在任教的浙江第一師範學校（原名浙江兩級師範學校）所作。此歌是他少有的作曲兼作詞。李叔同對教學有很大熱忱，據他的學生吳夢非回憶「原來學校的圖書、音樂課不為大家重視，自李先生上任後局面起了根本變化。」李叔同教音樂採用五線譜，古今中外的所有藝術元素都在他手上揮灑自如。《春遊》一曲的詞優雅清新，充滿積極的情緒，可見他的才華和抱負。

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時間雖不長，但培育了豐子愷和劉質平、潘天壽、曹永紅等傑出學生。

春風吹面薄如紗，春人妝淡淡如畫。遊春人在畫中行，萬花飛舞春人下。梨花淡白菜花黃，柳花委地芥花香。鶯啼陌上人歸去，花外疏鐘送夕陽。

李叔同詩句 秦仲配畫 丁酉秋

## 浮城誌



# 虎耳草

●劉芳

有很多作家都寫過虎耳草。對於花草這方面，我很少有常識。最近幾年，才開始注意路邊的花草樹木。不看不知道，這是一道多麼令人心靜的風景。作家們筆下的有些植物，常常覺得很遙遠，其實就在身邊，只不過是缺了一雙發現的眼睛。

比如這個虎耳草，喜歡潮濕滴水的地方。在某個滴水的石牆邊上說不定就自由生長着一窩。有一次看見兩個老人對着一窩虎耳草指指點點，隱約聽見能治傷。等我們他們確認時，他們就躲開了，搞得神神秘秘。

後來在一本雜誌上，看見了虎耳草的圖片，恍然大悟，像老虎耳朵的就是它呀。當時還自嘲地為自己解說，我又沒見過老虎耳朵，哪裏有那麼多想像力呢！瞬間對這個植物，有了更深的親切感。散步時總要望一望別人的牆有沒有滴水的地方，或許就有一窩虎耳草等着我。

真正想把它扯回家，是在單位的假山上發現了很多很多的虎耳草。那肥厚圓潤的脈絡清晰的葉子，真想用手去捏一把。不自覺地伸出手，突然想起疼惜二字，又迅速縮回了手。這麼嬌嫩的植物，我於心不忍啊。

那個上午我坐立不安，心裏就想著擁有一窩肥厚綠的虎耳草。同事們看出了我情緒的異樣，問發生了什麼。我笑回答說沒什麼事。這個秘密當然只有我知道啊，若說

開了去，都想扯一窩回去，那就麻煩了。對於喜歡的東西，都喜歡獨享。這就是人性裏最難說透的私心啊。

趁人不注意的時候，悄悄地扯了一窩用塑料袋裝好拿回家。我把它安頓在一個透明的玻璃罐子裏，弄一點水濕潤着。不出幾天，又長出了新芽，再過幾天就長出了一根長長的鬚。我驚喜着這紫紅的鬚是要做什麼妖？不成想這鬚越來越長，在夜裏似聽聽見了它生長的聲音。我把它挽起來放在另一個玻璃杯裏，很快奇跡就出現了。那細細的鬚上又長出了根和嫩葉子。在寫虎耳草的文章中，似乎沒寫到它有這麼一個特性，姑且算我的新發現吧。這樣一來，我似乎更喜歡了。每天都看，不時弄點水，讓它濕潤着。我開始留意動物世界裏老虎的耳朵。噢，還真像。在感嘆於生命的頑強時，也欣喜於造物者的神奇。屏幕裏這麼一隻兇狠的老虎，在我心裏居然也變得可愛起來。

那紫紅色的鬚在一處生根落葉後又在此處長出一條新鬚，每天都在攀爬着，尋找新的落腳點，有時我故意不讓它落腳，它會繼續長，不停地延伸。那人批評我與一株小植物逗樂，真是不地道。我慚愧地又拿來一玻璃瓶安頓它，它馬上就落了腳生了根。它就這樣在一串一串的循環往復中，自由生長着，包孕無限的生機，像極了我們的生活。

## 來鴻



# 玉蘭朵朵開

●徐永清

玉蘭開花了，時在驚蟄。這片玉蘭足有三五十株，它們無遮無攔，長在靠水的一個山坡上。向陽花木易為春，這話我深信不疑。推廣到其他方面，亦適用。此處的玉蘭，要比它的同類，早個十天八天開放。這對愛花的人來說，是件好事美事。

玉蘭一開花，便招徠許許多多的人。人們或遠或近，或徜徉，或佇足，或品評，或讚歎；有的在吟詠，有的在拍照。這說明愛美的人很多，懂美的人很多，玉蘭的知音也很多。這讓人想起一句古話：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」德是什麼，就是美。對玉蘭來說，就是內在與外在美的統一。

玉蘭是先開花，後長葉的。這是一種不藏不掖、磊落大度的個性。花中少有。臘梅、連翹與其有着相同的特性。這一樹樹的玉蘭，是清一色的白，白得那麼高潔純淨，脫俗雅緻。一樹樹的玉蘭，都高高地立於枝頭，論姿態，是亭亭玉立、超塵脫俗。論神態，嫵媚優雅、雍容大度。它們總給人一種遠離是非，遠離紛爭的感覺，總給人一種飄飄的仙氣。

## 生活點滴



# 最是豆花故鄉情

●劉友洪

周末去東門大市場，買菜的人群熙熙攘攘。眉山經過創建全國文明城市、國家衛生城市的洗禮，到處都乾淨整潔、漂漂亮亮。我順着整齊的攤位，搜尋着喜歡的菜品。突然看到一隻不銹鋼盆裏盛滿了新鮮出爐的豆花，嫩黃色的豆蓉水在陽光下泛出誘人的光澤。

我的心一下回到了鄉下老家，我又饒母親的豆花了。

小時候老家有個習俗，過生日吃豆花。村裏的老人說，黃豆要歷經36道磨難，才變得成豆花，生日那天吃豆花就寓意着歲月的磨難過去了，今後將一坦途。

每次回到老家，母親不管有沒有人過生日，都張羅着給我們「推豆花」。母親親來黃豆，擇去雜物，淘洗乾淨，用水浸泡，等粒粒黃豆都鼓脹起來，就用湯匙連水帶豆往電動粉碎機裏舀，打成潔白的豆漿。豆漿打好後，倒入鍋裏，用柴火煮，火大了豆漿焦鍋豆花有糊味，火小了豆漿煮不熟吃了拉肚子，什麼時候用猛火什麼時候用溫火，那是有講究的。我們的任務就是按照母親的囑咐，加減柴禾調整火力。煮熟的豆漿舀進紗布袋，過濾豆渣就開始點豆花。

點豆花有用石膏水的，也有用膽水（滴水）點的。母親將膽水倒入鍋鏟，沿鍋邊向外往裏輕輕地劃圈，膽水就均勻地融入了豆漿。母親慢慢地添加膽

水，眼睛仔細觀察着豆漿的凝結狀態，待豆漿成稀酸奶狀，母親便不再加入了。稍過一會兒，盛上小半碗水，攪在豆花中央，然後把鍋蓋蓋上，讓半成品的豆花在鍋裏燜着，此時也不加入柴禾，靠灶膛裏的餘熱就行。半個小時後，母親揭開鍋蓋，用菜刀將豆花橫豎呈九宮格劃開，用溫水煮一小會兒，豆花在鍋裏「撲騰撲騰」地低吟，潔白、綿軟、細嫩的豆花仙子，便在母親的巧手下大功告成。

母親做豆花是有講究的。做豆花前，母親會交代家裏人要搞好個人衛生，以免身上不潔淨得罪了灶神不出豆花。豆花做好後，母親舀上一碗，放在堂屋的神龕下面，讓祖先們先享用。如果是在六七月份推豆花，母親還會從地裏剝一把新鮮的青豆，再加上幾片豆葉，切碎，放在黃豆中一起磨，這樣做出來的豆花，白中泛綠，細膩綿軟，還帶股清香味。如果家裏有黑豆，母親則抓一把放在黃豆中一起磨，那樣做出來的豆花由裏到外都透着白灰色，用筷子夾的時候，能感覺到豆花的韌性彈性都更好。

吃豆花離不了蘸水。把辣椒、大蒜、蔥放入碟中，加上醬油、香油調勻，豆花一蘸，就吃得開開心心、熱熱鬧鬧了。老家有句玩笑話：「吃了豆花飯，攆雞都不幹。」意思是說豆花很下飯，吃得攆攆的，攆雞的活兒都幹不了。吃

種內在的、高度統一與協調的精神。若要開花，集體亮相，齊刷刷的。真是一樣的步調，一樣的節奏，跟儀仗隊一樣。沒有誰想出風頭，早先登台；也沒有誰姍姍來遲，居心壓軸。它們也根本不用計較行列的先後，排座的次序。它們開得很是從容隨意，沒有憂慮，也沒有顧盼。

每到玉蘭開花的時節，我總想到一個朋友。他住在老城區一條七拐八繞的深巷之中。他們家有個很大的庭院，院中有棵百歲掛零的玉蘭。那樹長得粗可合抱，生機勃勃。一樹的白玉蘭，足有千朵，密密匝匝的。真是遮天蔽日，芳香醉人。置身此中，真讓人與滾滾紅塵有隔世之感。

這位朋友是位花鳥畫家，最近幾年專攻玉蘭。看他畫的玉蘭，總有一種神韻。這神韻是什麼？我時時在揣摩，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秉性與操守。是風姿綽約、卓爾不群；是冰清玉潔、雅量高致；是端莊持重、方正不阿。這朵朵玉蘭，它們高高地站在畫中，靜靜地站在畫中。給人以啟迪，給人以思想。

豆花再配上鄉村老臘肉，那個味道就更巴適了。

母親總能把豆花做出些新花樣來。我兒時就吃過母親做的麵條豆花。那時剛實行土地承包，家庭條件還沒現在好，吃個麵條也是件很盼望的事。母親就把平日捨不得吃的麵條折斷，放鍋裏用少許油炒，再倒入豆漿點成豆花。麵條豆花既有豆花的味道，還有麵食的香味，吃起來別有一番風味。母親還做過嫩南瓜絲豆花、斗雞菇豆花、肉豆花、魚豆花等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泥鰍豆花。把水田裏、溪流裡捉來的泥鰍，放入盆中養上半月，去其泥腥味後，把泥鰍打整乾淨，待豆花即將成形之際，把泥鰍倒入，泥鰍遇熱本能地往不同的方向鑽，很快就定格在了豆花的某一位置。再用溫水慢慢一煮，豆花成了，泥鰍也熟了。豆花全身都是美食，就連豆渣，在我小時候，母親也要和上鹽以及辣椒麵，在灶台上烘成豆渣粑，作為一道菜。那時我們的午飯就是從家裏帶一個豆渣粑到學校去，和着包穀飯或是紅苕飯吃，香！

每次吃豆花，母親都會把圓轉地鄰幾個留守在家的老孀孀請到家裏來一起吃飯，吃完了大家就一起收拾碗筷，一起其樂融融地玩撲克牌。如果一段時間沒玩撲克牌了，鄰居二娘就會問母親：「哪天又點點豆花來吃呀？」